

刘醒龙文集

群众出版社

儿并不把儿子张冬冬的话当话，而只是笑着对境着里的大多数人说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这话也传到李爱梅耳朵里，她并没在意。张狗儿死没有看出，张狗儿是死于别人的谋杀，都认为正常死亡。那次，李进会议室，就发现大家对她吐舌客气许多。她心想，到底入党阻止她入党。正在想，李爱梅的名声传知，李爱梅的名声传知她入党。这以臭气熏天死渴饮，猪狼张狗儿换

疼痛溫柔



刘 醒 龙 文 集

99115

疼痛温柔



200094496

群 众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疼痛温柔/刘醒龙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7.1
(刘醒龙文集)
ISBN 7-5014-1457-2

I. 疼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
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0726 号

疼痛温柔——刘醒龙文集

责任编辑:张 蓉 王志祯

封面设计:章 雪

技术设计:祝燕君 李隆昇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100078

印 刷:北京市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插 页:4

字 数:337 千字

印 张:13.75

版 次: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1457-2/I·551

印 数:0001—8000 册

定 价:19.00 元

序

——九九六年元月十日，日历上的这一页无论什么时候看见，自己都会大吃一惊。从最初的那一次，到最近的这一次，莫不如此。我不曾料到中年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来到了，对着镜子时，竟然能够在鬓角上找到几根白发。在很多场合中，一些初次见面的人，总是吃惊地以为我应该是五十六十才对，他们的依据是我的作品。在同样的场合中，那些人又以为我只有二十七八才对，他们这时的依据是我的像貌。外界的虚设，似乎使我放松了对于自己进入中年的警觉。我生命中青春的逝去，其代价中没有欺人欺己的成份，是自己在中年的门槛上回首时唯一的欣慰。

进入中年，人大概会变得成熟而务实了，这显然没有什么不好，可是当自己的生活生命中曾经缺少某种东西，而匆匆强

迫自己低下仰望的头，我想，这显然是太残忍了。在我的仰望中，一直渴盼着一位慈祥的奶奶。如果让我低头，这一番人生将只会留下遗憾。

在我们家族这一代人的词典上，奶奶这个词没有作任何解释。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上苍竟会如此残忍，在我出生之前，就夺去了我的奶奶和外婆，使我的童年因此而失去了童话色彩。这种丧失随着童年的逝去、青年与中年的先后来临，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那种无法弥补的缺陷。面对周围家庭的温馨和女性的温柔，我常常在心底渗出一一种疼痛来。没有奶奶，而母亲又常年工作在外，心灵成长时无人对它进行抚摸，对温柔的渴望和对温柔的解读，成了我生命史上最大的难题。没有经过启蒙，直接进入高级阶段，其结果只能是无法避免的追愧。越到中年这种感觉越是强烈，甚至当儿子撒娇地围着我母亲叫奶奶时，心里也生出一种惆怅和妒嫉来。

没有奶奶曾经的爱抚，中年将是一个非常难得度过的时期。青春的那部分残余还在编织着许多梦幻与理想，而衰败又在远处隐隐约约地唱着悲凉的酒歌，那苦涩的老酒必须用一股子豪情与煎熬共同咽下去，这便是成熟的中年现实。

更让我不安的是，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似乎也是一个没有了奶奶的社会。有时候，我总以为奶奶是处于两大阶级阵营中的小资产阶级，实际上也可以叫做小无产阶级，她那充满人性的调和，总在使不同形色的人，在陌生地域和陌生时期，寻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家园。很多年来，本是很重要的小资产阶级或小无产阶级的奶奶，被社会放逐了，剩下一些杀伐成性的老少爷们在支配着人群的发展，这种所谓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动荡不安。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潜伏着的总是渴望安宁、祥和、温馨和爱情，能给予这些的恰恰只有小资产阶级和小无产阶级的奶奶。

能想到这一点，表明我心尚未迟暮。对奶奶的渴望与享受，会

延缓自身的衰亡，也就是给心灵注入新的活力，即使人到中年、也不必为那几缕白发发愁。

1995. 10. 19

目 录

1	序
1	红颜
48	女性的战争
62	后方之战
108	牛背脊骨
150	大水西河
178	威风凛凛
254	黑蝴蝶 黑蝴蝶……
283	重阳后，重阳前……
314	黑色青春
339	白雪满地
384	白菜萝卜

红 颜

曾经当过乡长的张狗儿死后半个月，县公安局接到举报信，说张狗儿是被他儿子用枪打死的。

去年夏天的一个早上，乡妇联主任李爱梅踩着露水，慢吞吞地走进家门。丈夫张狗儿熬红了眼，对她的进入毫无察觉。倒是三个牌友有些慌，赶忙将桌面上的钱用手扫进口袋，起身走了。

张狗儿回过神来，冲着李爱梅叫：“打了一夜牌，刚来点火，就被你冲了。”边说边将桌上的麻将牌摔得四散。

李爱梅用手在口袋里触抚着昨夜刚领到的党费证。她一路想着，待一进家门，就将党费证亮给张狗儿看，然后扭头就走。真进了家门，见了张狗儿，不知怎地，插在口袋里的手，怎么也抽不出来。

张狗儿一吼：“老子一夜没吃东西呢！”

李爱梅稍一愣，便放下手中的黑提包，蹲到灶后面去了。

吃罢早饭，张狗儿仰巴肆天地躺在竹床上，赤着膊，只穿一条短裤。几只绿苍蝇，在他那干枯的肋骨上尽情地吮吸着，饱了后，其中一只爬到另一只身上，抖着翅膀交起尾来。张狗儿见了，忍不住骂一句：“这死畜牲，搞皮痒也不避一避。”说完就把眼睛盯着媳妇。

李爱梅正在给他补破汗衫。

尽管人老了许多，李爱梅补汗衫时飞针走线的样子依然很好看，特别是一个补钉补好，低头咬断线头时，那种让男人心跳的女人味道，竟一点也不比四十年前逊色。女人老了，牙齿反而更白，一层釉光长一阵短一阵地闪着，就象自己第一次扒光她的衣服，见到的玉石观音一样的身子。

张狗儿听到那线头被咬断时，发出一声“嘣”。声音很脆，也很短，比苍蝇落在他的肋骨上的声音大不了多少。这一声震，撩得张狗儿从竹床上翻身爬起来，扑上去将媳妇放倒，双手将她的上衣往上一掬，露出半截身子来。然后单膝跪在李爱梅的身上，十指绷得像鹰爪，使劲去解那腰上的裤带。解了半天没解开，张狗儿气急，一较劲，两手抓住裤带，想将它扯断。连使两把劲，勒得骨头都开始麻痛，裤带仍是好好的，不肯变成两截。

张狗儿大骂：“死婆娘，别以为换上尼龙绳我就没办法，它再狠也狠不过刀子。”

骂毕，他就起身满屋里找剪刀。分明刚才看见媳妇在用，他要用时，怎么也找不见。张狗儿无奈，只好跑到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。李爱梅死人一般在那里仰着，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，一只手紧紧攥着破汗衫，另一只手依然拿着针线。

张狗儿从厨房拿了菜刀出来时，身上的那点邪劲已差不多全泄光了。他瞅着媳妇愣了愣，拿不定主意这裤带是割断还是不割

断。忽然看见竹床上有一个小红本，张狗儿捡起来一看，是李爱梅的党费证。

张狗儿一见媳妇终于入了党，心里嘟哝，不能让她多长一点气焰。

他一扔党费证，再次单膝跪在李爱梅的身上，一刀一刀地来回割起来。菜刀好久没磨了，不快，割起来很费劲，好一阵才将裤带弄断。做完这件事，张狗儿已是气喘吁吁的了。他本来打算将刀搁在李爱梅的乳房上，威胁她，说要将她的这两坨肥肉割下来，炒了下酒。突然间觉得这事特别无聊，远不如自己在外面与那些枯花败草般的老女人做些勾当。

张狗儿一扔菜刀，冲着李爱梅吼道：“起来，别占着老子的地方。”

媳妇从竹床上坐起来时，竹床“哐当”一声响，一把剪刀在上面颠了几颠，而媳妇光溜溜的背上，深深地印着一只剪刀印子。

李爱梅软软地坐到先前的位子上，不假思索地又补起汗衫来。

张狗儿仍像先前那样躺了。

躺了一会，气平顺了，张狗儿说话也和善起来。

张狗儿说：“这人——老得可真快！”

李爱梅听了这话，身子微微一震。

张狗儿接着说：“活了五六十年，就像只打了场瞌睡。从前你身上连一点皱皮也没有。别看我现在显得比你老，我要是一直当干部，一定保养得比你老。别说是用尼龙绳，就是穿着铁皮做的裤子，我也有劲干你！”

开始，李爱梅还有点反应。张狗儿唠叨到后来，李爱梅一点反应也没有了，只是将一块已补好的补丁，“嘶”地一声撕下来，再重新一针一针地缀着。

过去，张狗儿常将新买的衣服故意弄破，弄得遮不住羞，故意丢李爱梅的面子，使她不得不常常回家陪他一阵，任他享用一

阵。将补得好好的衣服又故意撕破，这事李爱梅还是头一回做。张狗儿见了，一时有些傻眼，好半天才凶狠地吼起来。

张狗儿说：“地主婆，别以为入了党就能翻天，只要我不死，你就是我老婆，就是老子的肉垫子！”

这时，李爱梅抬起头来，朝门口撇了眼。

门口人影一闪，儿子张冬冬蹦进来，叉着腰站到张狗儿面前，“老东西，你活得不耐烦了——老欺负我妈！”

李爱梅这才开口说了回家后的头一句话：“冬冬，你不能这样，他是你爸呀！”

张冬冬说：“什么爸？狗屎耙！牛屎耙！”

张狗儿咧着嘴讪笑，说：“没有我这狗屎牛屎，能种出你这棵苗儿么？”

张冬冬说：“就因为你，好一点的女伢都不跟我谈朋友。”

张狗儿说：“我年轻时也这样，可最后还不是娶了你妈。”

张冬冬不理他，回头说：“妈，乡里让你回去开党委扩大会。”

李爱梅嗯了一声，手里的针线走得更快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对儿子说：“你去挑几担水去，缸里的水用完了。”

张冬冬不情愿，说：“谁喝谁用谁去挑。”

李爱梅说：“你爸老了，不中了。”

张冬冬说：“欺负你怎么那有劲？”

张狗儿说：“你妈就盼望我不中用，可我还离死远着呢！”说时还笑了笑。

张冬冬本来已操起了水桶，听了这话，他将水桶一扔，拽起李爱梅就走。出了门后，张冬冬忽然独自折返回去，将脸凑近张狗儿。

张狗儿以为儿子有什么事要吩咐，赶紧侧起耳朵，却听到儿子在他耳边清晰地骂了一句：“二流子！当心我搞死你！”

张冬冬在路上，碰见好多人极恭敬地冲着李爱梅叫李主任。他

想起妈妈在张狗儿面前的那种屈辱的模样，忍不住问她当初为何要嫁给这样的无赖，害得他也跟着受人奚落。李爱梅苦笑了笑，“这全是命。”说过，又马上叮嘱儿子，不要在张狗儿面前说她相信命运，弄不好他又会出去瞎说的。儿子不以为然，说妈妈你现在入了党，还怕他干什么！

太阳升得不算太高，张冬冬看着妈妈在一派猩红的霞光中，柔若无骨地蹲在清汪汪的水沟边，轻轻地掬水洗脸，轻轻地在沙土地上踩着浅浅脚印，又轻轻地唤了声儿子，最后还轻轻地自叹一声。

被清水洗去晦气的李爱梅，立即出落出一番别样的风韵。只有在这时，儿子才敢相信妈妈就是乡里的妇联主任李爱梅。

二

当初，张狗儿并不把儿子张冬冬的话当话，而是笑着对垅里的大多数人讲，他儿子想搞死他，还说儿子若真有这样的胆量，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
这话也传到李爱梅耳朵里，她并没在意。张狗儿死时还请医生作了最后的抢救，她和医生都没有看出，张狗儿是死于别人的谋杀，都认为是正常死亡。

那次，李爱梅在儿子张冬冬的陪同下，回到乡里。一进会议室，就发现大家对她比平常客气许多。她就想，到底入党和没入党大不一样，难怪张狗儿要那样下力气阻止她入党。正在想时，乡长开口读了一份组织部的通知。标题是：关于王大河等十位同志退居二线工作的通知。李爱梅的名字也在其中。她留心听了一下通知的日期，是十多天前的，心里忽然明白，为什么这么匆促地让她入党。

这以后的日子，就似家门外一里远那地方的一条水沟，偶尔发发神经，涨一回大水，漫一遍桃花汛后，臭气熏天死蛇般被黑

泥红锈绿青苔折腾得僵瘫一阵，更多时是一股浅水，慢吞吞呆板板蔫妥妥地向前流，水牯渴饮，猪狼浴澡，鸭子打凫，都能让它停歇一阵。

有一天，退居二线后的妇联主任李爱梅，正在屋里狠命地搓着张狗儿换下来的一堆脏衣物，猛地听到一串警笛在尖叫。跟着张狗儿在门外叫起来：

“爱梅，快出来看，水沟那儿要枪毙人了！”

张狗儿这种叫法，李爱梅好久没听见了，她情不自禁地应了一声。过后，李爱梅想，一定是当时的事让丈夫太吃惊了，才露出几十年夫妻生活产生的那一点点感情。李爱梅应了以后，就提着满是肥皂泡的手撵到门口。

不远处，一群警察推着一个五花大绑，背上插着斩标的男人，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，随后，又跳进水沟里。过一片刻，沟里传出两声枪响。

李爱梅立刻记起前几天自己就曾经疑惑，这儿又没发案，怎么一拨警察老在那儿比比划划，原来是勘察刑场。

这时，张狗儿又在招呼她。夫妻俩就都跑去看热闹。不一会，水沟边就聚了百多人，都说这个人瘦得像老鼠，如何能强奸二十几个女人。又说，人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譬如这家伙，几个月前还搂着细皮嫩肉的婆娘快活得直哼哧，再过几个月就变成一堆粪土了。附和这话的人很多，纷纷说，妈的，这么几分钱一粒的东西往背心一锥，命就送到那边去了。

李爱梅这时问：“都说是一枪，我怎么听到有两声响？”

张狗儿说：“这么近还需两枪？这是回声。”

李爱梅看着这地方这情形，特别是那糊了半脸泥巴的死尸，正觉得自己就要回忆起什么时，有人吊着嗓子问起来：

“张狗儿，土改时，大恶霸李麻子也是在这儿让你给打死的吧？”

张狗儿踮起脚，朝水沟的两头望了望，然后点点头说：“狗日的，太巧了，都在这儿，连一丈的位置也差不了。”

正说着，张狗儿沉下脸来骂道：“我日死你上八代女人、下八代姑娘！”

骂人本是要人听，张狗儿的声音却又轻得像是怕人听见，并且一边骂一边用眼角瞟着李爱梅。

似乎是多亏了这一骂，李爱梅尽管是退居二线工作的年纪了，可她终于明白了自己将要回忆起的東西。

三

民国三十六年阴历二月十四日，穷光蛋李麻子被冷饿捣弄得天没亮就醒了。他听到二女儿在另一间草棚里小声地哭着。他想弄醒媳妇。一翻身，发现媳妇正将一砣破棉絮往嘴里塞。

李麻子当即给了媳妇一拳头，并吼道：“吃了棉被，我们去睡猪窠哇？”

媳妇说：“你有棉被么？这是首长送给我的！你的家，还不如别人家的猪窠暖和。”

李麻子说：“总比你十冬腊月荒野岭上偎雪窝强。”

媳妇说：“我那是为了闹革命。你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男人吵不过女人，停歇一阵，李麻子说：“已经饿了三天肚子了，是讨是借总该想个法子吧！”

媳妇说：“要讨你去讨！”

李麻子说：“你在部队上时，扮过讨饭的。再说女人讨东西容易些！”

李麻子的媳妇是个在洋学堂里读过几天书的红军婆儿。民国十八年，她的队伍被消灭时，自己也被一群中央军按在山坡上糟蹋得半死，是李麻子将她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。那时，李麻子快三十岁了还没娶媳妇，想女人想得发疯，山上打死几个女红军，就

起了邪念。夜里无人时，他爬上山去，动手扒那死人衣服时，才发现这人没有死，便将她背了回来。还没等红军婆儿完全调养好，李麻子就硬将她变作了自己的媳妇。往后，女人虽然在三天两头总说要去寻红军，可年年爬起来仍是李麻子的媳妇。那年，红军又打回来了，红军婆儿却没能跟着队伍走。日后，她每每后悔，说当时自己若狠下心，扔下吃奶的大女儿，打掉胎中的二女儿，一切就好了。因此，她经常骂李麻子是条公狗，一下种，就让她的肚子起了苞。红军走时，她先前的连指导员见她哭成个泪人儿，就将自己的一床棉被送给了她。

李麻子又说：“其实还犯不着讨，照旧到你大女儿婆家去借点吧！你当过红军，想着打富济贫闹暴动那阵，他们不敢不借！”

红军婆儿说：“放屁！你存着强盗心思，让我去坏红军的名声，没门！”

事实上，这事以前就干过。二女儿出世后，家里时常断顿。有一天，媳妇饿得眼睛放花时，看到二女儿趴在路边上，将什么东西直往嘴里拈。她以为二女儿找到什么好吃的了，挪拢身子一看，才发现二女儿正在吃大财主傅二爷醉酒后，吐出来的秽物。她气得将二女儿揍了一顿，又伤心地哭了一场。天黑以后，她让李麻子去找教私塾的先生借了笔墨来，写了一张借粮条，落上“工农红军妇女支队”的款，趁黑塞进傅二爷家的大门里。第二天天一黑，傅二爷的长工就乖乖地挑上一担米，送到了后山的树林里。这一招很是见效了几年，没粮时，红军婆儿就提笔写了个纸条，再由李麻子去摸张三李四家的门缝。时间一长，都知道这事是李麻子一家干的，加上红军暴动时的那种威风气势慢慢被人忘了。傅二爷便联合几家被讹诈过的富户，告到县里，县里派人带着兵丁钢枪查问时，李麻子就将菜刀搁在脖子上，说，穷人就只有想这穷法子活命，谁让富人们心亏怕红军呢，我送个条子，他们要是硬不给，我有个鸟办法，是他们心里放不下红军，才通我这个匪

的，只要你乡长保长相信我是共匪，我就一刀砍断自己的颈，免得你们劳神费力，枪毙了我，还要找我老婆收子弹费，我们家可是麻雀蛋费也交不起的。

当然，没人相信李麻子是红军，不然就活不到这挨冻受饿的惊蛰节了。

自然，人们也不再怕红军婆儿，她那借粮条子写得再有杀气，也不灵验，换不来粮食了。

现在是民国三十六年的惊蛰节，清晨的风在空谷中阵阵吹过，如同饥肠辘辘地响着。

红军婆儿饿得实在熬不住了，半是自语地说：“组织上让我在这儿等红军打回来。等了这多年，还没见到红军的影子。那年真该随部队走哇，不然，怎么会落得这么一个人不人，鬼不鬼的地步！”

李麻子没有搭腔，她又说：“也给二女儿找个婆家吧，换些聘礼，对付几个月，说不定又会闹起红军来，就有我们的好日子过了。”

李麻子猛地一拍床板，说：“放屁！隔么事气！早就跟你说过，别看贱了二女儿，人比人，个比个地比一比，这水沟上下几十里，有谁家姑娘更漂亮？这辈子想翻身，就别指望你那些只知道钻山沟的红军弟兄了。得靠二女儿！我们一定要找个比傅二爷更有钱、有势的男人作女婿！”

二女儿日后果真出息了，果真找了个比傅二爷更有权势的人作女婿。

二女儿就是日后的妇联主任李爱梅。

可惜这愿望实现时，李麻子和红军婆儿都看不见了。

四

那个惊蛰节，尽管李麻子和红军婆儿一家，到了穷途末路的

绝境。然而，人世颠倒的全过程，也在这时开始转折了。

此时二女儿李爱梅只知道啼哭。

李麻子和红军婆儿如此说了一大早后，肚子更饿了。李麻子最后同意自己去大女儿婆家借点吃的回来。李麻子想，即算什么也借不到，总可以弄顿早饭吃吃。

打定主意后，李麻子便急急忙忙起了床，恐怕去迟了，人家早饭已吃过，十几里路可就白跑了。

开门时，一声惊蛰雷惊得门臼抖了好几下，李麻子抬脚出门时，情不自禁地叫了声：“哎哟！”这时节，雷都响了，地上竟白茫茫地下了一层雪。

落脚前不知其深，落脚后不知其浅，李麻子深一脚，浅一脚，颠得直冒虚汗。这么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到水沟旁时，多时就要摔的一跌，不迟不早地刚好教他一下子跌到了沟底。

李麻子一边骂一边往沟边上爬，眼看就要爬上岸了，忽哧一声又溜滑到底。摸摸爬爬、溜溜滑滑，反复了十几遍，咒天骂地，操娘戳老子的话都快说尽了，人仍在沟底歪着。

溜滑了六七次，李麻子身上的劲也用得差不多了。于是，他干脆歇下来，瞪大眼睛扫视四周。

这一查看的结果，直接导致日后阴差阳错，黑白混淆，人世命运成了一本糊涂帐。

当时，李麻子只是一举眼，就看到沟底积雪上躺着一只布袋子。上前去，试着一摆晃，几声叮当，直醉得李麻子满脸大小圆洞儿，都快溢出酒来。李麻子一兴奋，就来了劲儿，但毕竟饿了几天，一个人空手都上不去。水沟的岸有两人高，加上这满满一只布袋，就更没法爬出这水沟。

正在这时，头顶上踏踏响地走来一个人。

李麻子飞快地想了一下，便吆喝他下来帮忙。李麻子起先是想，大不了二一添作五，一人一半分了它。如果按先前的想法做